醫斷
ARMY MEDICAL LIBRARY
WASHINGTON D.C. U.S.A.

醫斷序

吉益君為醫也。稽古立極。明今御方。益其所祖述。特在張仲景氏云。乃至其發奸誅邪。排圍解難。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動。譬猶執鉞旄制閫外命也。是以。世之疑且懼者多矣。而至衆工紛猜。見以為遊魂行尸者。得君挾起。則世不可以無君也。平居倡。為世之疑

懼。吐剛茹柔。阿媚希售者。奚其無持操乎。且也希生之初。裸裎耳。藉令術之不行。亦豈失為裸裎者乎。何媚世之為。属者。其門人輯録所説。命曰醫斷。此書之行也。疑且懼者。亦益多矣。而后。識者左袒君也。猶瞿圃之射焉爾。

長門瀧長愷彌八父序

斥医断

法眼　平安　畑惟和柳安甫　著

余読鶴氏所編吉益子医断，掩書而歎，可為大息者三，可為流涕者二，其他皆理而傷道者，雖偏挙矣。夫医雖小道，其精理妙用，非聖人不能肇修之也。是以古今医流，雖有卓識俊才迥出于人者，然其論辨取舍，一皆折衷於経，而終不能更其轍也。人命所係，至重甚大，豈可不慎哉。而彼書也，断然擯医経，弃陰陽，変古今不移之道，而異其端矣。嗚呼，此言之行也，後将不勝其弊矣。可為歎息者一也。雖以仲景明敏，猶奠信於素問陰陽大論，彼書雖称取方於仲景，然取舍任意，加以臆説，謂人蓡無補而忽痞鞕，附子非温而逐水気。然則仲景何不舍人蓡用枳実，代附子以遂乎。可謂無稽之言矣。可為歎息者二也。夫政有王霸之別，吏有循酷之異，医道亦然。彼書論術甚率易，分證尤忽略，不求標本，不究病因，有攻而無補矣。譬猶李斯商鞅之術，郅都杜周之治也。如此而不取者幾希也。可大息者三也。雖死生有命，医事所関亦大矣。原治術之所法，以回生與失宜，以速死則，可以知之矣。吉益子謂死生者医所不與也。此言之弊，終令庸愚者視人死如風花，吁民病将疇依。可為流涕者四也。其最勝悲者，初誕嬰児不辨稟賦渥薄，一切攻撃之，施古今経法，置而不論，臆断所是。無女顧疑至痘疹之治，惨刻益酷，可不謂忍乎。可為流涕者五也。此五者，誠足以為天下後世之患。夫俗衆悦耳詭辨，驚聴彼人之論，亦取快一時，而其実有不測之禍，不可不辨也。作斥医断。

古人謂醫為司命官者。蓋本諸扁鵲之言。是不知道者耳。止誣扁鵲惑来学者。莫斯為甚矣。

司命出周禮。星名也。扁鵲引而諭之。思邈借以名醫。猶管子以穀米為民之司命。孫子曰將者人之司命。可以徴也。聖人制医薬。以濟民夭死則借司命以名医亦何不可之有哉。誣扁鵲惑来学者為誰也。可謂離蹤而跂訾者也。

醫斷

司命

西肥　鶴冲元逸著

古人謂醫爲司命官者、葢本諸扁鵲之言、是不知道者耳、扁鵲之言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是謂雖司命、而不謂已爲司命也、可以見已、夫死生有命也、命者天之令也、孔子之所罕言、諸子之所不得聞也、醫其加夫命何、葢醫者掌疾病者也、謂之掌疾職則可矣、謂司命官則所以誣扁鵲惑來學者、莫斯爲甚矣、學者思諸、

死生

死生者命也自天佑之其唯自天佑之毉焉能死生之哉故仁不能延勇不能奪智不能測毉不能救唯因疾病致死非命也毒藥所能治已蓋死生者醫之所不與也疾病者毉之所當治也故先生曰盡人事而待天命苟人事之不盡豈得委於命乎是故術之不明方之不中而致死者非命矣雖古之方體今之病能合仲景之規矩而死者命也質諸鬼神吾無愧爾世毉動輙預定其死生彼其意謂毉於吾手則害

死生者命也自天佑之止医焉能死生之者死生有命出子夏之言顏子而夭盜跖而壽豈不能奪婇不得讓数盈運盡無奈之何此夫人所知何煩説之為然又有不率者有自取者王仲任所謂強弱壽夭之命所当觸値之命只正命遭命隨命等之説議論多端終難得其要領此即聖人所罕言也而況非聖者乎蓋煩説之必惑人輕言之則傷物言之有弊先賢慎焉夫惟忠臣烈士舍生而取仁犯難而踏義者臨時自斷曰死生命也則可已其他或為縱伐性因怠忘身者至其不可奈何乃亦曰命也此豈命哉乃自求也然亦自傷而止無害乎人矣惟刑官與医者決不不可言命也言必有害乎物焉何則医与刑官皆與生殺之事有也乎友則多活失入則多寃診應病而起方失法而斃片紙具案一匙槊剤殺無辜而折多壽莫斯可畏以生殺為皇任梟

之頃之猶恐得罪於造化而況一託之於命而謂已不與焉乎此非所宜言也又敢唱以尊
人乎若其說之行也庸医凡工不論已術之粗妄人死則曰病已除之死生命也医不與焉
黠者藉以為口実愚者信以為実然競為酸醋無復忌憚其禍宣可勝言也哉出言不善弊
至於此凡為医者所宜深察者也

死生者医之所不與也　執古之方體今之病能合仲景之規矩而死者命
也質諸鬼神吾無愧爾

天地大德曰生聖人為医藥濟民夭死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周礼載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
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医師歳終則稽其医事以制其食禄先王所以慎死生
者至矣盡矣死生而医不與則何為書死終以制食禄乎嗚呼契然無心于死生者非医
矣是以良工知幾微而治腠理故使良医得蚤從事則疾可已也身可活也及其入盲膏
也雖神医無奈之何吉益子言死生者医之所不與者蓋本諸扁鵲之言也然亦不知本
者已扁鵲之言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此以未入骨髓者
與既在盲膏者言之矣若使齊桓蚤從扁鵲之言則病可已也身可活也有病不治而死
不可謂命也雖太子待扁鵲而蘇可以見也故使良医蚤從事則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
生然世医專以死生為己任者疑乎仁其失愚也言死生医不與者疑乎知其失賊也愚
與賊君子不由焉医当以可治為可治以不可治為不可治何必言命耶治人病不愈而
皆謂之命也豈理哉假令仲景当之我不信焉況不為仲景者乎況不合仲景之規矩者
乎須徵諸聖人之言而後言命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此之

生者命也夫自天

待天命苟人事之不盡

故之不明方之而中而致死

其死生彼其意謂幾於吾乎則害

干名矣、間有一二中者、益信其臆不爽也、夫察聲氣色、眡其死生、周官所命也、豈不可乎、雖然、察之以臆、眡之以臆、使其生者輙編之鬼籍、惡乎束手以待其斃、是豈仁人之用心乎、故既眡其死、猶且盡吾術以望其或生、古之道也、然而不生、然後可謂命也已矣、唯童其名、故唯眡其死、不能忘死生於執刀圭間、所以惑也、唯童其仁、故唯眡其生、所以世醫所謂死者、間有起者也、故曰死生者、醫之所不與也、

元氣

元氣之說聖人之所不言六經莫有焉蓋
自漢儒創也下至唐宋大盛遂為醫之恒
言曰元氣虛曰元氣衰曰補元氣夫元氣
者陰陽一元氣也天之所賦人之所生所
謂先天之氣也是豈可虛衰者哉亦豈可
補乎哉若夫隨年齒而旺衰者天地之道
萬物之常也非人力之所能挽回矣如其
當強壯而衰弱者則有所抑遏也除其所
抑遏者則自復其常矣彼不辨之妄以為
虛衰而欲補之可謂愚矣又曰行氣則病
自除蓋本之素問曰百病生於氣也然病

之者毒也毒乗之也豈氣特病乎又豈自毒除乎説者不論及此誤矣

脉候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脉亦然古人以體肥瘦性緩急等為之規則然是説其大抵耳豈得人々而同乎譬諸人身之有脉猶地之有經水也知平生之脉者十之一二耳是以先生之教先證而不先脉先腹而不先證也扁鵲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可以見已且如留飲家脉千状萬形或無或有不可

視病之次、旨腹手足上
下、與所不診者。如仲景
所謂結胷病正在心下
按之則痛、但滿而不痛
者、此為痞、以按之痛不
之占、難按腹之法、蓋為
審四花、東垣實實間
只田為尤、實結神靈所
採而知者、可以知病之
状也、要當腹已盡、此
扁鵲循其四肢、以至於

腹候

滑而詳矣夫脉之不足以證也如此然謂五動或五十動候五臟之氣者妄甚矣如其浮沉遅数滑濇僅可辨知耳三指挙按之間焉能辨所謂二十七脉者哉世有隠其病使毉診其脉以試之者乃耻其不知之似拙以意推度言其髣髴欲以中之自欺之甚矣毉其思諸

腹候

腹者有生之本故百疾根於此焉是以診病必候其腹外證次之蓋有主腹狀焉者有主外證焉者因其所主各殊治法扁鵲

曰病應見於大表仲景曰隨證而治之宜取古法而求其要矣

臟腑

周禮曰參之以九藏之動而不分腑也仲景未嘗論矣無益於治病也傷寒論中適有之然非仲景之口氣疑後世攙入也夫漢以降以五行配之以相克推病且曰腎有二曰臟五而腑六曰臟六而腑五曰有命門有心包有二焦其說弗會堅白要皆非治疾之用矣

經絡

十二經十五絡者言人身氣脈通行之道路鍼家之所重也然無用乎治矣是以不取也如鍼灸法無一不可灸之穴無一不可刺之經所謂所生是動井栄俞經合等亦妄説耳不可從也

引經報使

本草曰某藥入某經某臓又曰某藥治某經病某藥某經之藥也某物某臓之劑也其分別配合歴々乎如可據者若其如此誰失正鵠然而不可以此治病則其為牽強可以知已古法唯因上下表裏所主而

處方不同焉耳。

鍼灸

鍼灸之用、一旦馳逐其病、非無驗也、唯除本斷根為難而已、如癰毒灸之則動々而後攻之易治、故鍼灸亦為一具、而不必專用、亦不拘經絡分數、毒之所在灸之刺之是已、

榮衛

榮衛者氣血之別稱也、所謂栄行脈中、衛行脈外、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亦理而已、非疾醫之用也、不可從矣、

陰陽

陰陽者天地之氣也無取於醫矣如表裏爲陰陽上下爲陰陽猶可矣至朱丹溪陽有餘張介賓陰有餘之說穿鑿甚矣後人執兩家之中以為得其所所謂子莫之中耳其他如六經陰陽不可強為之說非唯無益於治反以惑人學者思之

五行

五行之說已見虞書及洪範下至漢儒讖言之素問難經欲由是以總天下之衆理窮人身之百病說之若符契然矣然要皆

論説之言已今執其説施之于術則致謬千里是吾黨所以不取也後人増演其説以誇窮理可謂無用之徒也已

運氣

五運六氣者無驗於病也考司天在泉推大過不及定寒熱温涼指主病試應脉者無有其驗可謂迂矣要是陰陽家之言矣取於疾病醫乎

理

世之好言理者必物推事窮至其所不通鑿以誣之蓋理本非可悪者也悪其鑿焉

耳故虽口能說百病之理而難其治者為其鑒也夫理無定準疾有定證豈可以無定準之理臨有定證之疾哉故吾黨論其已然者不論未然者又不論其所以然者益事理相依不離者也故事為而得之理黙而識之

毉意

毉意之說一出而世之狡兒以為口實曰毉之道唯意以推之何必讀書受業而後為之邪吁妄哉陋哉豈可與言道哉益毉之為道自有一定法何鑿推妄行之為其

如是也不由規矩以擬方圓不用繩墨而置曲直豈得不差乎学者思諸

癇疾

世醫以癇疾名特病而難乎治矣至如中風喎噎脹滿痿躄等難之益甚是無它方不得法也蓋方法不愆焉則無病不愈也今從法處方其所難者得治不少矣彼已不能治則雖千百人中起一人不亦善乎此非入門同道不易論焉

素難

素靈二書古人以為先秦之偽作周南先

生曰六朝以降之書然其中間有古語可法者學者擇焉雖經傳以爲越人書也而其言理最勝故害道亦多考之扁鵲傳亦唯僞作而已

本草

本草妄說甚多不足以徵也然至考藥功豈可廢乎宜擇其合於仲景法者用之至如延齡長生補元氣美顏色入水不溺白日見星殊不可信也其非炎帝書也不待辨而明矣後世服食家說攙入本經不可不擇焉

修治

後世修治之法甚煩如煨炮炒中黑微炒酒浸酢浸九蒸九曝等與作飯作餅爲羹爲韲之法何別乎去酷烈之本味偏性之毒氣以爲鈍弱可伸之物何能除毒治病哉蓋毒即能々即毒製以益毒則可也殺毒則不可矣

相畏相反

相畏相反之説甚無謂也古人製方全不拘于此如甘草芫花未見其害也其他亦可以知已

毒藥

藥者草木偏性者也偏性之氣皆有毒以此毒除彼毒耳周禮曰聚毒藥以供醫事又曰以五毒攻之左傳曰美疢不如惡石古語曰毒藥苦口利於病内經曰毒藥攻邪古者以藥為毒可以知已後世自道家之説混于疾醫以藥為補氣養生之物不知其為逐邪驅病之設也可謂失其本矣甚則至有延齡長年還少不死等之説庸愚信之煆煉服食以誤其身者多矣悲夫

諸家本草所説藥能率多謬妄故先生壹皆考信於仲景氏云參觀其方功用可推也今挙本草所載不合仲景者一二如人蔘治心下痞鞕而彼以為補氣石膏已渇而彼以為解熱附子逐水氣而彼以為温寒其相齟齬者大抵為爾先生別撰藥徴以詳之故不贅于此

藥産

藥産有某土宜處某土不宜處其土之所生性之所稟不可不詳也

人蔘

人蔘有數種今觀清舶賈舶所載來者皆非古也蓋蔘本味苦治心下痞鞕之物也仲景之書及千金外臺方中所用可見已自服食家之說行有補元氣益精力之言於是浸甘草汁甘其味加修飾美外形以衒貴價也人以為救死之良藥鬻以為係生之極品承誤以傳眩贋而失真矣貧賤而死者以為不用蔘之尤富貴而斃者以為蔘不及救之唯適辭於彼而已且今用之心下痞鞕不治和蔘能治之是其田製造可以知也

古方

方者莫古於仲景而仲景為傳方之人非作方之人也蓋嘗為長沙太守傳集羣方施之當時以傳後世而其書具存焉故欲用古方者先讀其書方用可知然後藥能可知也未知方用焉能知藥能乎雖然未知藥能則方用亦不可知也況方意不可解者甚多矣蓋雖仲景亦或有不解者雖則或有不解者而昔人所傳既用有驗者又奚容疑焉降至千金外臺書方剤不古者居多其可取者不過數方而已概多味

者可疑矣世有欲以数薬兼治数證者自謂無不中也亦唯暗投瞋行也已學者思諸

名方

世俗所謂名方者間有奇効故醫傳之非醫者亦傳之不審其所出而一時施用有驗者相傳以為名方也益載書籍者未必佳傳俗間者未必不佳宜博求普問以輔其術矣

仲景書

仲景書有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玉函經

共論傷寒及雜病甚詳悉焉然如要略玉函僞撰已先生辨之故不贅也雖傷寒雜病論徒出于仲景然叔和撰次之加以臣說方劑亦雜出失本色者往往有之且世遐時移謬誤錯亂非復叔和之舊不可不擇也後之註家皆為牽強附會不可從也故先生之教其理鑿者其說迂者一切不取之所以求其本色也學者宜審焉

傷寒六經

傷寒論六經非謂病在六經也假以為紀也已及其施治也皆從證而不拘焉如後

世謂某證在某經傳某經反誤下越經傳之說皆非矣不可從也

病因

後世以病因為治本也曰不知之焉滑治予嘗學其道恍惚不可分雖聖人難知之已然非謂無之也言知之皆想像也以想像為治本吾斯之未能信矣故先生以見證為治本不拘因也即仲景之法也今舉一二而徵焉中風頭痛發熱汗出者下利後頭痛發熱汗出者皆桂枝湯主之傷寒宦熱往来胸脇苦滿中風寒熱往來胸脇

苦滿、或瘧、或腹痛、或熱入血室、有前證、則皆小柴胡湯主之、傷寒大煩渴、中熱大煩渴、皆白虎湯主之、是雖異其因、而方則同矣、可見仲景從證不拘因也、若不得止論之、則有二矣、飲食外邪是也、雖然入口者不出飲食、蓋留滞則為毒、百病繫焉、諸證出焉、在心下為痞、在腹為脹、在胸為冒、在頭為痛、在目為翳、在耳為聾、在背為拘急、在腰為痿躄、在脛為強直、在足為脚氣、千變萬怪、不可名狀矣、邪雖自外来、其無毒者不入、假加天行疫氣、間有不病者、天非

不言因者、傷寒論中雖一二有之、亦精求其意、則不可謂言因也、若夫不求因而治病、法與之道也、豈可徵乎十一於千萬、以秘要之祠言、傳之後之不學者、將安闕疑、吁危矣哉

私、人非不居氣中、是無毒也、然則一也、故仲景隨毒所在而處方、由是觀之、錯曰無因、亦可、是以、呂黨不言因、恐眩、因失、治矣、後世論因、其言多端、不勝煩雜、徒以惑人、不可從焉、

治法

治有四、汗吐下和是也、其為法也、隨毒所在、各異處方用之瞑眩、其毒從去、是仲景之為也、如其論中所載、初服微煩、復服汗出、如冒狀、及如醉狀、得吐、如蟲行皮中、或血如豚肝、尿如皂汁、吐濃涎出之類、是皆

得其肯綮然焉者也尚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可觀仲景之術三代遺法也今履其轍而嘗試之果無有不然焉者也於是乎吾知其不欺我矣然而世人畏瞑眩如斧鉞保疾病如子孫吁其何疾之除哉甚矣其惑之也

禁宜

人性之所好惡不同稱口腹者為宜不稱者為不宜古者養精以穀肉果菜未嘗言禁宜也後世嚴立禁宜曰某物增病某物勝藥也然其為物所奪者非藥也何以勝

彼病之為哉、立禁宜之弊、至進其所悪禁其所好、不亦左乎、

量數

銖両升斗、古昔所用甚齊矣、雖然、年世悠久、不可得而審也、如其極則可推知已、先生乃有所考畧此、後世彼方一貼之重、大率不下数两、今見華客来長崎者所用亦然、此方有以一錢為一貼之説、軽重僅出此耳、夫以殺性之薬、佐如此小剤、且其薬煮之法、不一而止、再煮其滓服之、何其治疾勝毒乎、是故先生之教、専守古書軽重

必較多少必量如其再煮則古所無也故不為矣

産蓐

産蓐之法方土所習各殊其有害者除之無害者從之勿為收生家法所拘束焉恐反生它病已蓋産後困倦欲眠且臥而今京師俗數日戒之甚不可若血暈欲以蔆莨之刻防之妄矣宜審證治之又姙娠腹帶之法中華古無之本邦有之者世謂神功皇后征韓姙娠擐甲故用之非常法

也

初誕

初誕之法務去胎毒為主且不早與乳可也二三日為度若早與之其毒難去加朱蜜茯苓丑香等何毒之逐不用而可至其有病者莫令綿延須急攻之令人動輙謂人之稟性古今自有厚薄今也薄矣故不勝攻擊也宜補之悪是何言哉夫人者與天地参焉天不裂地不壞何唯人之異哉魚草木亦然以今之藥攻今之疾何畏怖之有

痘疹

痘疹之證古籍不概見焉東漢初始有之

本邦則

聖武帝時云蓋天地人物無古今一也豈古有之者無于今今有之者無于古哉意者自古有之不傳其名已其為病也始與癰瘍無異矣治法亦以除毒排膿為主如補瀉二法則不知者之所立耳蓋見毒酷而死者也未見毒盡而斃者也其斃者是酷毒壅塞之所致也鑿其詳諸

攻補

醫之於術也攻而已無有補矣藥者一乎
攻焉者也攻擊疾病已內經曰攻病以毒
藥此古之法也故曰攻而已精氣者人之
所以生也可養以持焉養持之者穀肉果
菜耳內經曰穀精以穀肉果菜不曰之補
而曰養古之言也蓋雖穀肉果菜乎猶且
難補之而况藥乎豈人力之所能也哉故
曰無有補矣後世並論攻補岐藥二之専
為補氣之說曰病輕則攻之重則補元氣
若強攻之元氣竭死夫藥者一乎攻焉豈
得能補之哉元氣果可補則人焉死妄誕

以匡正之虛実者曰以故相分皆是元尚之見已今以虛實為実論説贏劣皆以經虛実使主天章謂之虛憾于失常謂之実不知百物不能正名皆非也又欲定其説而引内經邪之所湊其気必虛若内經言其気也実則可也欲證實而反引奪實不知而謂之医不知而默然彼亦不知而皆言實可不實哉以気虛皆虛解皆虛也

特甚矣

虛實

夫正權衡而後輕重可較也審平常而後虛實可論也蓋人自有常為失常然後有虛實矣於精氣謂之虛於邪氣謂之実何以言之内經曰邪氣盛則実精氣奪則虛夫精氣者人之不可無焉者也唯懼其虛故言之虛又言之奪邪氣者人之不可有焉者也唯懼其實故言之実又言之盛是故虛以粮言実以攻言攻之者毒薬粮之者穀肉此古之法也故虛実皆可由平常

之所創焉以余觀之猶
治環器者宮室各臓腑
回流者豈曰自拘於宮
室之知甚也人自惑
之非回流之設者而
人自言之彼以爲一
言断匪之道矣豈能
而未達者乃昧於術
道個経之然後果況
行危哉嘆人言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信也觀此
学者可不慎焉哉

而論焉有人於此體甚羸弱所患最多問曰僕免身至今如此其患衆醫咸曰如爾此天質之虚症也病不可治矣若欲強治之其斃也必矣不若補以全生也乃以藥代飲食無一日廃之雖然尚仍舊子之所見亦如之乎願聞其説曰豈其然乎以余觀之子之所患是乃実也其人諤然曰子何言之妄痩瘠如此加之以病人咸為虚症何謂之実也曰吁何此之謂哉夫虚実者失常之名也於邪氣謂之実於精氣謂之虚子已有病何命以虚乎又豈得謂之

太田何某妻背之中行七推邉生肉塊其大如瓜時々
疼痛一醫唱外科醫膏藥而有糊口者爲之費金
尋来而請診其形状離肉動揺有肉堅者病者曰
服薬而三年無効前医鍼之謂促死期如何之觸藩如狗也詣
於身作流氣飲與之第以六軍九數日之後截瘤貼膏
百日而奏全効至于今四年訪於寒暑等

天質乎哉是當其胚胎之初受疾而生精
氣為其所抑壓而不能充暢者耳内経曰
邪之所湊其気必虚是也然則審其術以
攻撃之飲食隨其嗜欲則病去而精氣自
充暢矣夫然後肥瘠強弱是其性已於此
乎可謂天質而已矣彼不由平常而論虚
実也紛々乎不知所適從矣故目不見其
病唯羸弱是視遂名以虚症不亦謬乎是
不正權衡而較輕重者也且夫所欲補之
者非藥乎藥者偏性之毒物耳是以雖能
抜邪気而不能補精気也若唯精気之虚

盖以穀肉艱之彼既欲補不能也竟使人不免瘁爾懷病以終其身也悲夫要之坐不辨其為失常之名焉耳矣又如謂氣虚腎虚脾胃虚之類亦卒準之皆不因疾命名之所創焉

醫斷畢

題醫斷後

西肥鶴之逸。世以醫仕佐賀大夫多久氏。曩歳来于平安。受業東洞先生。筆述其説著醫斷。既而歸矣。亡幾而就木。先生爲之哭泣。曰。惜哉。鶴氏之子。夭若彼之年。補翼吾道。若或撞衄也已。何其不幸也。今乃傾囊。以謀刻此書。使鶴子不朽也。死者而有起。来謝机前歟。余雖謭劣。亦以與在末列。取而校之。且補其遺漏也。如攷補及虛(集)則以更撰已。敢繼先志之萬。寶暦己卯春二月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識